

北

大

记

忆

再一次 一 我选择了北大

我属于这个地方 一 这里有我的梦

我的青春 一 我的师友

四院·沙滩· 未名湖

(修订本)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一
北
大
记
忆
一

四院·沙滩·未名湖

(修订本)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院·沙滩·未名湖 / 乐黛云著. — 2版(修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

(北大记忆)

ISBN 978-7-301-29437-6

I. ①四… II. ①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8932号

- | | |
|-------|--|
| 书 名 | 四院·沙滩·未名湖(修订本)
SI YUAN · SHATAN · WEIMING HU |
| 著作责任者 | 乐黛云 著 |
| 责任编辑 | 高秀芹 赵 灿 邹 震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437-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刷者 |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183 千字 |
|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
| | 2018 年 5 月第 2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附近，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

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青年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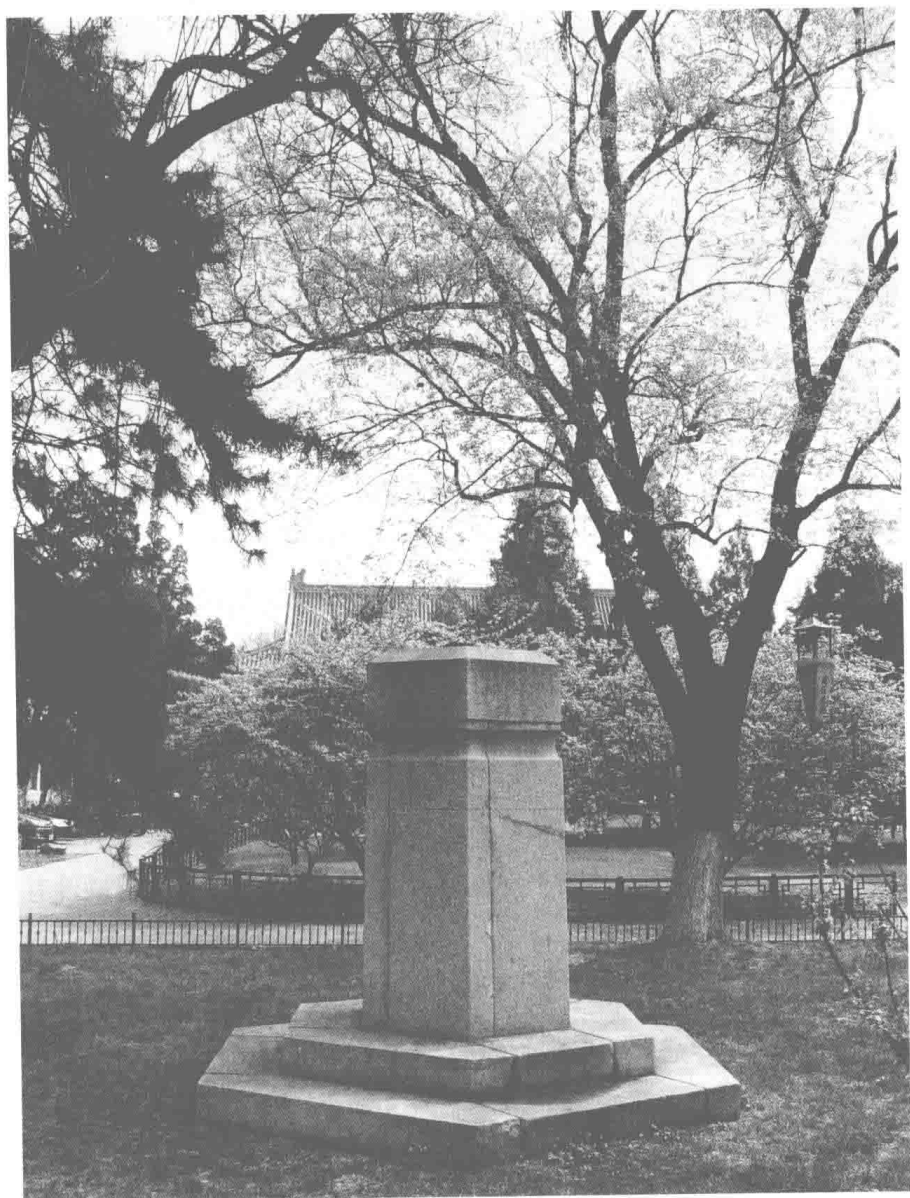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铎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 10 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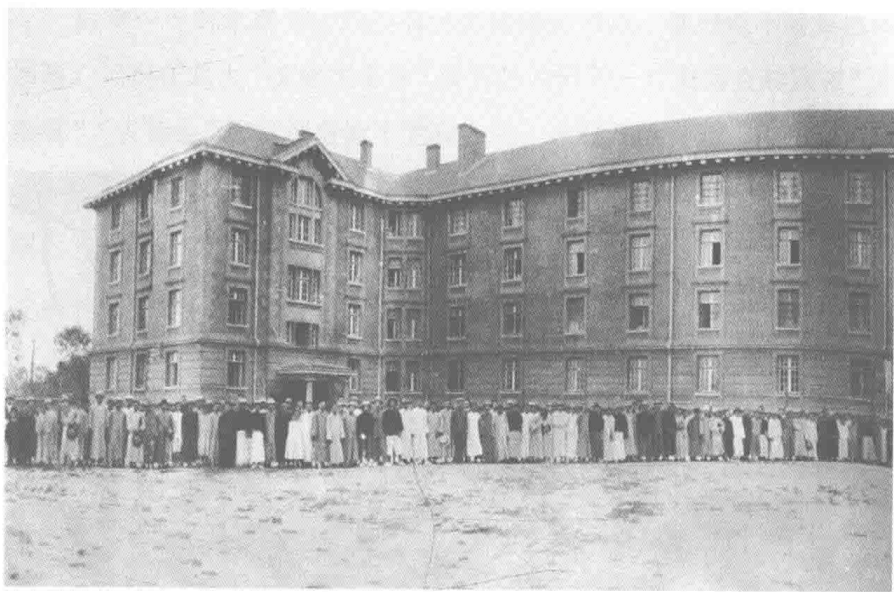
1951年大学时代。

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到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各捐5角钱，合力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蒂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根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根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5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5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根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有人告你贪污！”后来我成了极右派，在东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两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的前一天。那个黄昏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



1952 年全体应届毕业生合捐的旗杆座。



北大红楼。

默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唯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错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7分钱的子弹费！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

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6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欧洲。我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2018年春校订

目 录



序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01

初进北大001

四院生活005

我在北大中文系——1948.....012

快乐的沙滩015

阶级斗争第一课026

历史的错位031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小记北大鲤鱼洲分校040

从北大外出远游049

世纪末访意大利063

从“不可见”到“可见”

 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070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077

我们的书斋088

美丽的治贝子园	093
忧伤的小径	099
献给自由的精魂	
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107
怀念马寅初校长	116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120
三真之境	
我心中的季羨林	134
永恒的真诚	
难忘废名先生	146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纪念吾师王瑶	153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	
纪念杨周翰教授九十冥诞	157
李赋宁先生与中国比较文学	170
心灵沟通的见证	
难忘九山昇先生	178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182
“啊！延安……”	189
绝色霜枫	197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204
从不伪饰，总想有益于人	
纪念彭兰大姐	209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代跋）	212

初进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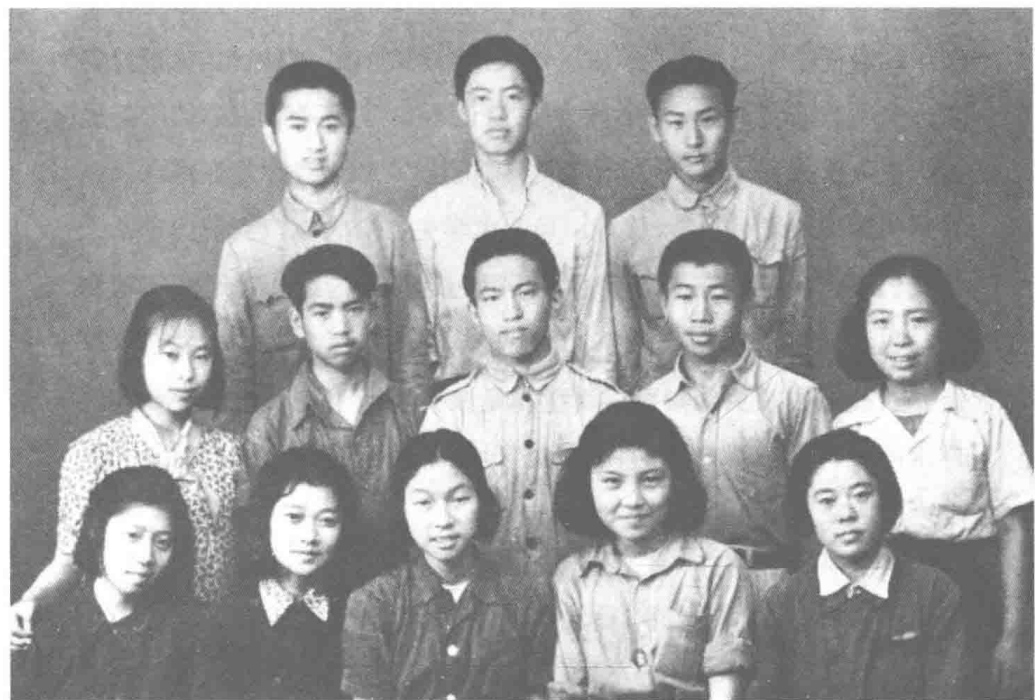
1948年，我在贵阳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大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瘪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

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他认为共产党顶多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的局面最多就是南北分治，在南京，离家近，可以

召之即回。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去革命！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倔强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另给了我十个银圆，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道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捐地稅。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至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政府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了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又根本没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金城江到处臭气熏天。战后两年，情况也并无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呼吆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了他的一帮同学，前排右二为乐黛云，1948年。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程贤策，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作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等。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在内地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之城！站在我身边的领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雄厚而高亢的歌声飘散在古城的上空。

四院生活

热情的老同学把我们迎到北大四院。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学习和生活，一年后才迁入沙滩校本部。四院原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这里紧靠宣武门城墙根，范围极大，有很多树木花草，能容纳数百人学习和生活，四院大礼堂就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

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谁知道这一好意竟给我带来了二十年噩运，此是后话。

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们大学一年级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并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总校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可惜 1949 年 1 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